

非常经典

放逐灵魂自由的缰绳，回归灵感交织的原点，承载生命中永存的人性，经典成全了至真的情感交流，而名著则成就了至纯的人文关怀。

还乡 (上)



[英国] 托马斯·哈代

CLASSIC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非常经典

还乡(上)

(英国)托马斯·哈代 著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非常经典/张兴主编. --喀什: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;乌鲁木齐:新疆青少年出版社, 2006

ISBN 7-5373-1405-5

I. 非... II. 张... III. 文学—作品—世界—青少年读物 IV. I1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01920 号

非常经典

还乡(上)

(英国)托马斯·哈代 著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(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:830001)

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mm×1168mm 32 开

印张:2000 字数:20000 千

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3000

ISBN 7-5373-1405-5 总定价:5160.00 元(共 200 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

前言

铭刻岁月的灿烂，绽放思想的力量。采撷智慧的点滴，汇聚灵感的微妙。经典闪烁永恒的光辉，名著恪守信仰的魅力。名著带我们穿梭时空的隧道，追寻先贤的足迹，触击他们内心深处迸发的精神火花。尽情品味世界文坛浓郁的墨香，彻底释放世界名著永恒的青春，让我们在高于单纯的情感层面的灵魂世界，凝聚来自生命质地的坚韧、唯美、神奇和信念。感受世界名著的原汁原味，就在我们与您相伴的名著之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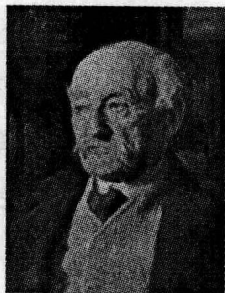
在这套《非常经典》丛书中，共收录了近 50 位国外作家的百余部作品，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主题。会聚本套丛书的文学巨匠有莎士比亚、托马斯·哈代、查尔斯·狄更斯、雨果、儒勒·凡尔纳、巴尔扎克、莫泊桑、列夫·托尔斯泰、契诃夫、马克·吐温、海明威、泰戈尔、卡夫卡等等。大师们将文字编织起来的生活面貌、社会风貌、宇宙神秘，一一展现。我们透过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人、事、物以及存在着的万物时，看到的不是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和空间的超越感，而恰恰是一种生命的责任感和参与感。对于人本身而言，我们所创造的奇迹和所犯下的罪孽，历史记载着，而我们怎样更好的共存，历史继续着。名著承载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效应，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把名著作为一种精神升华，更重要

的是真实的思考与诚实的付出。相信青少年朋友们在体验名著的震撼时,一定能将人生的定义更好的诠释,并为自己的人格塑造和完善找到良师。

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,不足之处,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。

编 者

作者简介



托马斯·哈代(Thomas Hardy 1840—1928),英国诗人、小说家。他是横跨两个世纪的作家,早期和中期的创作以小说为主,继承和发扬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传统。晚年以其出色的诗歌开拓了英国 20 世纪的文学。

哈代的文学生涯始于诗歌,后因无缘发表,改从事小说创作。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计出无奈》问世于1871年,成名作是他的第四部小说《远离尘嚣》(1874)。从此,他放弃建筑职业,致力于小说创作。

哈代一生共发表了近20部长篇小说,其中最著名的当推《德伯家的苔丝》、《无名的裘德》、《还乡》和《卡斯特桥市长》。诗8集,共918首,此外,还有许多以“威塞克斯故事”为总名的中短篇小说,以及长篇史诗剧《列王》。

哈代的作品反映了资本主义侵入英国农村城镇后所引起的社会经济、政治、道德、风俗等方面的深刻变化以及人民(尤其是妇女)的悲惨命运,揭露了资产阶级道德、法律和宗教的虚伪性。他的作品承上启下,既继承了英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,也为20世纪的英国文学开拓了道路。

目 录

第一卷 三女性	1
一 苍颜一副几欲不留时光些须痕	1
二 人物和愁恨携手同登场	16
三 乡间旧俗	34
四 卡子路上驻马停车	101
五 诚实人们之间感到一片惶惑	116
六 人影一个界天而立	153
七 夜的女王	193
八 无人之处发现有人	218
九 爱驱情深人机警用策略	234
十 山穷水尽惟余苦口	262
十一 诚实的女人也会不诚实	287



第一卷 三女性

一 苍颜一副几欲不留时光些须痕

十一月里一个星期六的后半天,越来越靠近暮色昏黄的时候,那一大片没有垣篱界断的^①荒山旷

① 垣篱界断的:英国习惯,田园草场,都有树篱、垣墙,界断分隔。英国插图画家兼乡土地志家哈坡在《哈代乡土志》里说:“别的地方,到处都是修整的树篱和铁丝蒺藜的栅栏,把田园围困,把游人限制。但是爱敦荒原上面,却没有分布如墙的篱垣做出炉支的形状;这里的游人,可以随意到处游荡,一直游荡到不知身在何处。”



野，提起来都叫它是爱敦荒原，也一阵比一阵凄迷苍茫。抬头看来，弥漫长空的灰白浮云，遮断了青天，好像一座帐篷，把整个荒原当作了地席。

天上张的既是这样灰白的帐幕，地上铺的又是一种最幽暗的灌莽，所以天边远处，天地交接的界线，分得清清楚楚。在这样的衬托之下，那片荒原看起来，就好像是夜的前驱，还没到正式入夜的时候，就走上夜的岗位了因为大地上夜色已经很浓了，长空里却分明还是白昼。一个斫常青棘的樵夫，如果往天上看去，就还想继续工作，如果往地下看来，却又要决定束好柴捆，回家去了。那时候，天边远处，大地的轮廓和长空的轮廓，不但是物质的分界，并且是时间的分界。荒原的表面，仅仅由于颜色这一端，就给暮夜增加了半点钟。它在同样的情况下，使曙色来得迟缓，使正午变得凄冷；狂风暴





雨几乎还没踪影，它就变颜作色，预先显出一副阴沉面目；三更半夜，没有月光，它更加深咫尺难辨的昏暗，因而使人害怕发抖。

事实上，爱敦荒原伟大而奇特的壮观，恰恰在它每晚由明入暗的过渡点上开始，凡是没有当着那种时节在那儿待过的人，就不能说他领会这片旷野。正是它在人们眼里看着朦胧迷离，它才在人们心里显得恰到好处，因为它的全部力量和意义，就蕴含在从夜色将临的现在到曙光欲来的次晨那几点钟里面，那时候，只有那时候，它才显露真面目。这块地方实在和夜是近亲属；只要夜一露面，就显然能看出来，在夜色的晦冥里和荒原的景物上，有一种互相凑合的趋势。那一大片阴森连绵的圆阜和空谷，好像以十二分的同情，起身迎接昏沉的暮色似的，因为荒原把黑暗一口



呵出，天空就把黑暗一气泻下，两种动作同样迅速。这样一来，大气里的昏暝和大地上的昏暝，各走半程，中途相迎，仿佛同枝连理，结成一气氤氲。

现在这个地方，全部都显出专心致志、聚精会神的样子来了；因为别的东西，都两眼朦胧，昏昏入睡，这片荒原，才好像慢慢醒来，悄悄静听。它那泰坦^①一般的形体，每天夜里，老仿佛在那儿等候什么东西似的。不过它那样一动不动地等候，过了那么些世纪了，经历了那么些事物的危机了，而它仍旧在那儿等候，所以我们只能设想，它是在那儿等候最末一次的危机，等候天翻地覆的末日。

^① 泰坦：古希腊神话中的巨人，其数为十二或十三，而锐阿为其中之一。此处特指锐阿而言，以其长身仰卧比荒原上之丘陵，以其乳头比丘陵上之古冢。

原来它这个地方，能让爱它的人回忆起来，觉得它有一种不同寻常、与人无忤的温蔼面目。花艳果蕃的平川广野，笑靥向人，很难做到这样的一步，因为那种广野，只有遇到一种人生，在结局方面，不像现代这种这样惨淡^①，才能永远两相协调。苍茫的暮色和爱敦的景物，共同联合起来，演变出一种风光，威仪俨然而不峻厉，感人深远而不炫耀，于警戒中尽其郑重，于淳朴中见其宏伟。我们都知道，牢狱的壁垒上面，往往有一种气象，能使它比起大于自己两倍的宫殿来，都森严得多。现在就是这种气象，给了荒原一种高超卓越，为世俗盛称美丽的地方所完全缺乏。明媚的景物和明媚的时光，自然能够圆满配合；但

① 现代人生结局惨淡：为哈代主导思想之一，除见本书第三卷第一章等处及《苔丝》《裘德》而外，更见于诗中（如《偶然》《有目无珠》等）及《列王》中。



还

乡

(上)

是，唉！倘若时光并不明媚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所以苦恼愁烦，多半是因为眼前的景物过于妍丽，情怀难胜，感受到嘲弄，很少是因为四围的境地过于萧瑟，必绪不畅，感受到压抑。被苍凉憔悴的爱敦荒原所打动的，是更细腻、更稀少的本能，是更晚近才懂得的情绪^①，不是只遇到柔媚艳丽之美才起感应的那一种。

实在说起来，对于这种正统的柔媚艳丽之美，我们可以问一问，是否一向惟它独尊那种地位，快

^① 更晚近才懂得的情绪：哈代这儿是说，有的情绪，是古代的人所没有的。例如“怜悯之精灵”，在他的《列王》里话精灵之中，就是年轻的。

要到末日了。因为未来的屯劈^①岩壑，也许就是受力^②上面的一片旷野。人们的心灵和人类青年时期^③脾胃不合的凄凉郁苍外界景物，也许会越来越协调。将来总有一天，整个的自然界里，只有山海原野那种幽淡无华的卓绝之处，才能和那些更有思想的人，在心情方面，绝对地和谐。这种时候即便还没真正来到，却也好像并不很远了。等到最后，像冰岛一类的地方，让顶普通的游人看来，也许都会变得跟他现在看待南欧的葡萄园和桃金娘圃^④那

① 屯劈：谷名，在希腊北部塞沙理，夹于石岩之间，溪流曲折，草树葱茏，伟壮之中含有柔媚，古希腊罗马诗人多歌咏其地。

② 受力：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给北大西洋最北部的地方取的名字。最初用这个名字的是公元前三世纪希腊航海家皮遂亚司，至于他究竟是指的哪个地方，却言人人殊；后来只用它表示极北荒寒的地域。

③ 人类青年时期：指古希腊时代而言。参照本书第三卷第一章前数节。

④ 十八世纪时，英国文人艾狄生已在《旁观者》中说。法国人的葡萄园即英国人的花园。至桃金娘，更为古今诗人所歌咏。



样；而像巴敦和海得堡^①一类的地方，在他匆匆从阿尔卑斯山往司黑芬宁痕^②沙阜去的时候，他也许会毫不注意，从旁走过。

① 巴敦：德国有名的时髦避暑地，在美丽的苍林平谷里面。
海得堡：德国风景优美的城市，在奈卡河南岸。

② 司黑芬宁痕：荷兰的渔港，位于海牙和它自己之间那片丛林尽头的沙阜间，为著名海滨胜地。但此处所说，并非此地本身，而为其外之沙阜、沙阜、冰岛、阿尔卑斯山，都是荒寒凄凉风景的代表。巴敦、海得堡和司黑芬宁痕等地，哈代在一八七六年五月游历过。哈代在他一八七八年四月的日记里说：“两三年前，在法国展览馆里，陈列过波勒狄弥（意大利画家）的《晨间散步》一画，画的是一个少妇，站在一条丑恶大道上面一堵丑恶空墙旁边。郝毕玛（1638—1709，荷兰画家）画过一张路景，路上的树，都板板正正、秃头无枝，风物也都平淡庸俗。他们这种方法，或是把人放到赤裸裸的实物中间，借着这个人，把感情融化到那些实物上面，或是把人和实物的关联表示出来，借着这种关联，把感情融化到那些实物上面。我刚写《还乡》的时候，曾把巴敦和海得堡，拿来和司黑芬宁痕作对比；我那种方法，和他们的方法，正相符合。我以为事物联想的美，完全超过事物本体的美，一个亲人的破酒罐子，完全胜过希腊顶好的古瓶，把话说得诡奇一点，这就是所谓‘丑里寻美’。”他在一八八八年八月的日记里说，“在丑恶里寻找美，是诗人分内的事。”（法国展览馆为伦敦一家绘画商店而展出者。）



一个很不苟且的苦身修道之士，都可以觉得他应该有权利在爱敦上面游逛；因为他纵容自己去接受的影响，既然仅仅是这样的景物，那他的爱好，仍旧得算是并没超过合法的限度。享受这种淡泊的风光、幽静的物色，至少是人人生来就有的权利。仅仅在万物最蓬勃的夏日，爱敦才算够得上有鲜妍的情态。在爱敦上面，精远深沉意境的来临，通常凭借庄严的气象，更多于凭借辉煌的景色；而遇到严冬阴暗、风雨狂暴、迷雾四塞，这种意境才常显露。那时节，爱敦才起感应作用；因为暴雨就是它的情人，狂风就是它的朋友。那时节，荒原就成了精灵神怪的家乡了；我们有时半夜作逃难和避祸的噩梦，模模糊糊地觉得四面都是荒渺昏暗的地方，这种情况，一向找不到底本，现在在荒原上找到了；这种情况，梦过了以后就再想不起来，现在见到这